

往事如昨

三站市场“拍案惊奇”

高守莲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烟台汽车站、火车站、客运码头的流动人口川流不息，不法分子混入其中，附近的商铺和消费者成了盗窃、抢劫作案的对象。为了给新建的三站批发市场（简称三站市场）保驾护航，从市场开工建设伊始，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就加强了对施工场所的治安巡逻。在二期工程全面竣工开业前，于1996年11月成立了三站市场派出所，由三站市场管委会筹措开办资金，调整安排了2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在各专业市场配备了电视监控系统和治安保卫联防机制，昼夜值班，24小时接警。

为解决正式干警人员不足的困难，管委和派出所从各市场主办单位保卫科选拔培训了一批协警，在正式干警带领下，把市场当边防前哨，不分昼夜值班巡逻，不放过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保一方平安，上演了一出出“拍案惊奇”。

蹲守果品市场拿下“市霸”

地处芝罘区建设路西侧的原三站果品批发市场，每日凌晨开始营业，热闹非凡。1万多平方米的场地内外车水马龙，来自全国各地满载新鲜水果的大货车、厢式货车和前来批发进货的烟威地区各县市区的商贩们开着各式面包车、农用车、三轮车等聚集到这里，进行新鲜水果的批发交易。然而，在繁忙交易的背后，不仅仅是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还夹杂着市霸混混的强买强卖、强拿卡要和流窜扒手们的盗窃抢劫。特别是一些外地来烟的市霸团伙与本地不法人员勾结，明目张胆地介入市场“管理”，对外地果农强收所谓的市场保护费，致使许多外地果农和商贩的利益受损，不敢再来市场交易，烟台三站果品批发市场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

为打掉欺行霸市团伙的嚣张气焰，保证胶东规模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高效运转，派出所的民警彻夜不眠，开始在果品市场外围蹲守，在冰天雪地走访调查、收集证据。通过多日的侦查取证，现场将正在强买强卖的犯罪团伙成员一网打尽，并在果品批发市场召开现场大会，发布破案公告，交易双方拍手叫好。

抓捕流窜十余省市的抢包贼

当时，三站市场是烟威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批发市场，是烟台各县市区民众来烟必到之处，即便夜幕降临也是人来人往，节假日的客流量更是日达10万人，治安保卫工作让市场派出所时刻箭在弦上。

白天，窃贼多是偷偷摸摸，夜幕降下犯罪分子则是面目狰狞，让人胆寒。2000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派出所民警正在常规巡逻，突然听到一声声凄厉的叫喊：“抓贼呀！抓贼呀……”民警们循声看去，只见一名年轻男子手拿一个女式背包拼命跑，正是抢包的歹徒。民警们分兵包抄，很快就把歹徒围堵。歹徒拔出匕首，但民警们毫不畏惧，歹徒见状，又突然下跪装可怜，说他已几天没吃饭了，是一时糊涂才抢了包。民警将他带回所里审讯，从其言谈神色和举动中抽丝剥茧，使这个已流窜全国十余个省市的抢包贼在三站市场落网。

在现场抓窃贼的同时，派出所还明察暗访，配合芝罘分局刑侦破获电脑等高科技产品销赃的案件。当时电脑刚普及，一般家庭花费近一年的积蓄才能配备一台电脑。然而，这也成了窃贼们的目标。电脑市场作为允许二手电脑交易的场所，某些不法商户为谋私利，暗地里收购销赃电脑，形成了从盗窃、销赃到出售的不法链条。派出所打蛇打“七寸”，首先是断掉销赃的渠道。民警们通过明察暗访、昼夜跟踪，获取了大量证据，形成了一套独有的抓贼取赃物的方法，一年为失窃的用户和学校、商家找回电脑及配套设备1000多（台）件套，其中既有整台电脑，也有被盗的电脑主机、内存、硬盘等，还有婚纱影楼的数码相机等设备。这些失而复得的设备回归主人，他们难以用语言表达喜悦的心情，给派出所送去锦旗，找媒体采访报道……民警们至今不忘这种职业的荣誉感。

戳穿团伙作案“捡钱平分”把戏

老烟台人可能都记得，当时在三站市场外围和烟台客运、车站、码头到市区各公交站点的路上，活跃着一支专门从事“捡钱平分”把戏的欺诈犯罪团伙。他们趁着旅客刚下车、下船时没有心理准备，在通往市场、公交站点的路上设下“埋伏”。犯罪团伙成员相互配合，当受害人在路上发现地上有一摞钱时，便同时出现一个同行的人要求分一半，分完钱后迅速离开。最后“失主”出现，要求捡钱人全部返还，以此来坑害不明就里的人。三站市场派出所民警们接报案件后，明察暗访，摸清了犯罪团伙的行骗规律，到“捡钱平分”易发路段做防范、抓现行。先后抓获来自全国各地的犯罪团伙7个，犯罪分子20余人，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余万元。三站市场派出所连续5年被分局评为优秀派出所，并荣获市、区两级政府的多次嘉奖、表彰，为烟台市的文明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

2002年，三站市场派出所撤销，治安管理并入西大街派出所，三站市场设警务室。但派出所的干警们仍在三站市场站好最后一班岗，完成了跨年夜的治安管理。

2002年元旦前夕，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件”。聚集在三站市场西侧的娱乐场所，为迎接新的一年通宵达旦灯火通明。派出所民警突然接到报警：一个孤独的壮汉在练歌房内疯狂“发钱”。民警们迅速赶到现场，发现正在“发钱”的人随身带了10余万元，已喝得酩酊大醉。那时手机还未普及，在醉汉随身携带的物品中也没找到他的身份证明和家属的联系方式。派出所联系了120，经医护人员检查没有生命危险，民警将醉汉带回派出所醒酒。第二天一大早，酒醒的醉汉以为遭到了绑架，放声痛哭。当得知自己在派出所睡了一觉时，又破涕为笑。原来，大汉是来烟台讨账的外地商户，当他在年终最后一天拿到10万元欠款后，一时兴奋喝大了，在练歌房上演了“发钱”的闹剧。经过核实，民警们将大汉的10万元发还给他。大汉一再表示感谢：幸亏有民警帮助，不然真过不了这个年了。一个星期后，大汉在家属的陪伴下再次来到烟台，专程为三站派出所的民警送来了锦旗。

冬天取暖那些事

潘云强

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年，一到冬天人们就格外忙。

那时人们多住平房，冬天取暖都是生煤炉子。因为家里有炕，买来炉子，对着炕洞眼支起来就可以了。如果房间没有炕就很麻烦，不仅要支起炉子，还要将烟囱一节一节套上伸出屋外。别看套烟囱这个活儿简单，若套不好，炉子容易倒烟。为使其牢固，接头处须用细铁丝绑一下。上世纪70年代末，我住在芝罘区大马路的一栋木质小洋楼里，屋子太小，又没有炕，只能把炉子支在一进门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为增加散热面积，烟囱在屋里转了不少弯。

当时的当家燃料是煤。冬天取暖，煤是主力军。煤凭票供应，相比阳泉煤，大同煤质量更好，好的大同煤呈块状，亮闪闪，外表像黑金子，但价格贵一些。人们为省钱，大多买阳泉褐煤，也就是烟台人口中所称的土煤。

当时市区有许多煤店，大马路、三马路、小午台、西南河都有。到了星期天，煤店特别忙，早上8点上班，7点多钟煤店外就排起了长队，而且要排两列。我虽然住在大马路，但一般到西南河煤店去买煤，因为我有一名乳名叫永利子的朋友在那儿工作。尽管如此，买煤等待的时间还是很长，特别是买蜂窝煤。这种煤首先要将煤与黄泥用水和起来，再经过专门的机器压，费时费力，有时压煤机压着压着突然熄火。一旦发生故障，什么时间修好就很难说了。星期天来买煤的家庭一般都是双职工，原指望利用休班时间先把买煤这件事解决了，再忙其他家务，结果被困在煤店里，不禁心急如焚，买煤的人之间、买煤的人和煤店工作人员常发生口角和冲突。

煤买来了并不是万事大吉。如果买的是土煤，煤呈粉状，需要掺上泥，既成形又抗烧，节省煤炭。烟台人称那种用来和煤的泥为黄岩泥。原来环山路以南建筑物很少，基本全是农田，沿着解放路、迎祥路向南，走到现在的环山路与南迎祥路交叉口，那儿是一块连一块的果园，地堰子裸露的全是黄岩泥。用镐头刨满满一车拉回家，一冬够用了。至于和煤时煤与泥的比例，还真不好掌握，有人说七分煤三分土，也有人说八分煤二分土。我和煤时，煤多点，泥多点，都无所谓，反正都能烧，只是火苗旺不旺而已。

煤不能直接点火，需要引柴，这就要置办木柴。有炕的人家，不少人愿买木渣，因为木渣抗烧，散热效果不错，但木渣容易受潮，放到小棚里受了潮，燃烧时烟就大。用刨花当引柴的好处是火苗大，但不抗烧，因此，人们大多还是买木头。

那时，烧柴是紧俏货，家家离不了，不好买。木钟厂做钟表壳子和外包装会剩余大量下脚料，这些木

头做烧柴最好。我岳母是木钟厂的老职工，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要家里没有了，她便找领导批个条子，到供应科交上钱，打发我们去拉。那年月，木钟厂不但木钟享誉世界，连烧柴也供不应求，我们去拉时，好几次都吃了闭门羹，买的人太多，售罄是常事，只好第二天再去。

除了木钟厂外，我还到渔业公司的渔轮修造厂买过木柴。渔轮修造厂位于烟台山公园西侧。那时，渔业公司有部分木质渔轮，即使钢壳渔轮装修也需要大量木材，剩下的下脚料也被当了烧柴。记得有一年，烧柴太难买了，我四处求人，终于在只楚的一家家具厂批了张条子。我贪多，大板车上的木头摞得老高，因捆得不结实，加上那天又下大雪，下通伸缩时，车翻了，木头撒了一地。我一个人在那里忙活了半宿，冻得第二天患了重感冒。

买来的木头长短不一，长的要锯短，然后再用斧头劈。劈木头是个硬活，又是个慢工，急不得。要戴上线手套，拿个马扎坐在小棚门前，稳稳当当地干活。如果稍微一分神，很可能被明晃晃的斧头削着或砸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劈木柴往往是拿出一个休班日，毕其功于一役。忙活一天，一冬的引火柴禾就有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无论运什么东西，用的都是两个轱辘人拉的地板车，也叫大板车。那时烟台有专门的地板车社，作用与现在的汽车运输公司差不多。每个单位也会有一两台地板车，大家要用，一般要托熟悉人去借。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烟台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无篷的机动三轮车，车头前有一个用皮带转动的圆形铁轮子，这辆车跑起来嗒嗒嗒的一个劲儿“放屁”，声音特别大，由于车头来回摆动，烟台人形象地称其为“摆拉甲子”，跑起来后面有一股浓浓的黑烟。此后，地板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家是上世纪80年代末住上楼房的，没有集体供暖前，依然靠煤炉子取暖。在寒冷的大雪天，生起旺旺的炉火，一家人围坐在火炉前拉呱，炉子上的铁壶发出滋滋的蒸汽声，炉子底下传出烤地瓜、烤土豆的香味，好不惬意。岳母喜欢大炕，即使后来通了天然气和暖气，冬天里她依旧让孩子给她烧炕，她总坐在炕头打瞌睡。直到她前几年去世，孩子们才把大炕拆了。

冬天生煤炉子容易发生煤气中毒。为了保险起见，我家煤炉子一般在睡觉前一个小时便要熄火，这样，每天无形中又增加了一次生炉子和掏送炉灰渣子的工作。冬天想偷懒都不行。

这就是以前冬天取暖那些事，如今天然气暖气入户，清洁又省事，人们也成了用手掌柜。